

不老乡愁 株洲年俗拾零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,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、理想愿望、生活娱乐和文化心理,而且还是祈福、攘灾、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。湘东株洲,吴头楚尾,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年俗,亦是远游之人在他乡念兹在兹的乡愁所在。尽管广义上的过年仍在延续,而对绝大多数在城中讨生活的你我而言,此刻或已踏上离乡的征程,或已在工作岗位上辛劳,而那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年俗仍在脑海里久久盘旋不去,化为新的一年奋斗的动力,时刻提醒我们,有个名为“家”的地方一直不离不弃地等着你。

茶乡的年

段立新

北方民谣云:“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意思是说,过了腊八节就要着手做过年的准备。而在湘东茶陵潞水,也就是广义上的茶乡一带,过年的准备工作则是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之后开始的。

新年临近:炒“暖杂”

选一盆米粒大小的沙粒,洗干净,晾干,放进铁锅里,倒入一小杯桐油,和匀,和成亮晶晶的油沙,然后在院子里垒灶,生火,把油沙烧得热烘烘地直冒烟。待烟消散,再放进红薯片、烫皮、米仔、酥子,或者玉米之类翻炒,在油沙里,红薯片、烫皮、米仔、酥子,玉米忽隐忽现。看吧!一会儿,就一会儿,红薯片一片金黄;烫皮起卷,一身雪白;米仔、酥子黄里带白,又酥又松;玉米膨胀,裂开,像一朵朵黄白蓝的花……

这时候,起锅,摇动米筛,把红薯片、烫皮、米仔、酥子、玉米与油沙分开。油沙倒进锅里,炒好的暖杂装进陶罐里,布口袋里。这时,一锅暖杂炒好了。

每过腊月二十三,茶乡家家户户都会飘出炒“暖杂”的独有香气。在我家,向来是妈妈操持这事儿,待得院子里传出那股香味儿,孩子们仿佛得到信号似的,全跑了过来,围在小灶边,看着铁锅,看着油沙中的暖杂,看着忙碌的妈妈,一双双眼睛满是期待。妈妈笑了,仿佛在说:吃吧,我的孩子们。

看妈妈炒“暖杂”,吃妈妈炒的“暖杂”,这是儿时家乡新年临近时期特有的乡土风俗画。

大年初一:爆腊叶、“咭果酒”

大年初一是家乡最有仪式感的日子。

早晨,穿戴一新的一家人打开大门,在院子里燃起一堆火,添一把女贞树枝。在烟火中,女贞树叶“啪啪”地爆裂。这时,当家男人领着家人围着火堆转。在茶乡,这项仪式叫“爆腊叶”。宗原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描述说,正月初一,荆楚地区的人“鸡鸣而起,先于庭前爆竹,以辟山臊恶鬼”。爆腊叶,或许是古人爆竹驱山臊恶鬼习俗的遗留吧?在家乡人的意识里,爆腊叶可以逢凶化吉,在新的一年里,让家中每个人都平平安安顺利。

宗原还说,大年初一早晨,荆楚地区的人要喝椒柏酒、吃五辛盘。在我的家乡,大年初一爆腊叶之后,一家人要坐在一起喝茶,吃水果,吃甜食。这有一个文雅的说法:“咭果酒”。咭果酒之后,该吃早餐了。新年的第一个早餐,家乡人照例要“咭斋”——食素不茹荤,任你怎样呼噜抗议,餐桌上也只有萝卜白菜。咭果酒,咭斋,这或许是荆楚地区的人喝椒柏酒、吃五辛盘习俗的延续吧?

早餐过后,当家男人和孩子们所要做的事情是拜年。“初一崽,初二郎,初三初四拜姑娘。”在家乡的传统习俗中,大年初一,大家只能向父母、叔伯、兄弟及血缘最近的族人拜年。也许是受“事死如生”观念的影响吧,在在世的人拜年前,拜年的人也要备上香烛供品,到墓地去给祖先拜年。给祖先拜年,可以求得一个好彩头:大家在坟头折一两根小树枝,带回家插在神龛上,灶台上。在家乡方言中,树枝是柴,“柴”“财”同音,“财”(“柴”)带回家了,带着“财”(“柴”)回家的人新年里一定会“发大财,走好运”。

初五前后:请春客

正月初五前后是主妇们要忙且乐的日子。各家各户的主妇要在这两天把邻家主妇和要好的姐妹请上门来,大家围着桌子喝茶,吃“暖杂”,聊天,在聊天声里端起大碗米豆腐。一个来自外乡的客人,对此,也许会心生好奇。别急,她们会莞尔一笑,告诉你:“我们这是咭米豆腐呀。”

也是在正月初五前后,各家各户开始“请春客”了。真的是“请春客”吗?这个说法似乎有点儿不妥。你看吧,请来的人谁也不是客:自家父母、叔叔、伯伯、舅舅、姨妈、姑姑,自家兄弟姐妹,大家都是“自家人”吗,自家亲近的族人——是“屋里人”呀,老庚,情投意合的小姐妹、小兄弟,邻居,大家都是朋友呢。不过,大家都说这是“请春客”,那就习惯成自然,都说“请春客”吧。

元宵节:打铁花、吃芋头

对于孩子们来说,正月十五元宵节,主打节目是打铁花。夜幕降临了,补锅匠在院子里架起炉子,把风箱拉得“呼呼”生响,在孩子们的期待中将一坨坨铁片熔化成铁水,然后用特制的勺子一勺一勺舀出来,飞快地倒在旁边一个大人手中的木板上。拿木板的人接住铁水,容不得你眨一下眼睛就舞动双手,将铁水快速抛洒到空中。铁水帘向天空,在孩子们的欢呼跳跃中散开成数不清的火花,火花四散,闪闪烁烁,带着蓝色的尾巴,缓缓飘落。

打铁花,是乡亲们祈求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的虔诚仪式。看打铁花,是我我和我的伙伴们儿时记忆中最快乐的事情。

也许有人问:在你的家乡,有过有意义的年俗吗?正月十六吃芋头,在我的家乡,这叫“咭菴”。家乡俗语云:“正月不咭菴,不认得老子爹”。过年“咭菴”,这是家乡人教育晚辈孝敬父母长辈的一种特殊方式。

过年“咭菴”,这或许是我的家乡“有意义的年俗”吧?

我的醴陵年

丁发明

“你咯嗒嗒吧,你就嗒得好哦,今年没过年,你早就财宝归身咯!”

“有得你咯嗒命好哦,我理不如你咯!”

快要过年的时候,醴陵人见面,时常会说些类似的客套方言。

要说醴陵人过年,我是很难说好说全的。我写文章,常爱“站在高山上打锣”,生怕美欧非拉的人们听不到,看不见,典型的泛人类思维,偏爱些哲理,缺的就是民俗,又不太愿意写些小时所作“记叙文”类别,说到醴陵的年,也只能讲讲我狭窄的人生那些挂一漏万的所经,所历,所见。

小时候,我的父母撞上三年困难时期,养不活我的5个哥哥姐姐,早从醴陵城里当时最有些名堂的企业——国光瓷厂,下放到家族的原产地,东富乡的台子上村。父亲的陶瓷工艺美术生涯虽未戛然而止,也有些乡镇或河南的瓷厂请去当师傅,带学徒,却多是做的漆匠,偶尔续些旧行当,在乡里或城里人家的拒门家具上,用色漆画些山水和花鸟,也曾弄来几块瓷板拼起,给几位成家的子女,画过几幅迎客松。

因此,我的父母和兄长,都是城里人,我却是地道的乡下人,放牛娃,从出生到十六岁考学到株洲,一倒过的农村年。

最有滋味的记忆,是每到大年前的某个晚上,都要围在灶台前,吃上几块母亲做的甜食炒米糕或是油炸薯片,于年前年后放响几只零散的爆竹,跟着几个哥哥与邻家兄长,搓几圈“木脑壳”(竹牌)。要说年前的劳动果实,除了学业之余的早晚,给家里挣些工分,养肥了生产队里的耕牛,那就是长年割些鱼草,收获队里满塘的草鱼,得了队里家里的好评。

最为痛苦的记忆,自然是一年的初一,早上起床后,一家人哭成一团。前一年的积攒——父母用劳作的辛苦所累积成的十数块腊肉,三十日晚上还好好端端挂在柴灶上方,此时竟不翼而飞。被人偷了腊肉,春节吃什么啊?

我后来从株洲读书回了老家醴陵,出了氮肥厂又进了交通局,娶妻生子以及后来当过协理和杂志社主编之后的年味,才有了成年和时代的不同。

大年三十晚上,几乎几十年如一日,我会和妻儿一起去乡下的外婆家,和父母兄侄团聚。父母兄侄的年夜饭,则要和外家子侄们去“挂地”,放响几挂爆竹,依年序向父母的坟头跪叩求愿,望父母的赐福,保佑一家老小的平安与福。年夜饭后回了自己的小家,一家几口会向火而围,看个8点到12点的春晚电视。设备在逐渐改良,先是妻子姨父当陶研所长给弄的一台十四吋“韶峰”牌彩电,后来变了液晶大屏。零点以后,又必然带着妻儿开门迎新,放响一盘“大地红”鞭炮,偶尔还会消费一两箱醴陵人特产的花炮,看自家燃放和醴陵人竞相燃放的烟花,那流光溢彩的漫天火花,便留在初一凌晨的祥和梦里。

大阳初一(醴陵人语)的乐趣,自然是和单位的同事先后聚拜,三五同群地走家串户,给领导和同事们拜年,得些好烟,一天弄他几个包十包,揣在兜里后小乐一回。

后来有了手机,我尤其做了小地方的文学“纤夫”之后,总要利用年节,理顺些关系,要发的短信和微信,总会让我“日理万机”,与文学与职事相关的领导和朋友频频点赞,发与回乐此不疲。此外还得抓紧晨光,给文学群里的作家伙伴们发个红包,欣赏下自己长年与共的文友兄弟们的一大串回谢,生些幸福或叫陶醉的感觉。

初二日,自然要率家小给岳母拜年。岳家所处的泗汾是醴陵的南乡,风俗与东西北乡稍有不同。拜年夜饭通常有两碗鱼,其中一碗是不能吃的,大抵是“有余(鱼)有剩”的意思。我岳父是我从未见过的仙人,几十年我几乎没去上过坟头。我老家东富也地处东南乡,与江西萍乡的老家交界,给仙去的长辈“挂地”却几为定例。吃春饭也没那么多的讲究,桌上有多的尽可多吃。醴陵北乡人做春饭讲究的是满碗堆尖,显示主人家待客的盛情,东南乡只要好吃却不嫌汤水,典型的南乡春饭则多是无汤少汤的干伙荤腥。

我曾打笑我的大姨夫:“到你们家没有菜吃。”

春饭会缺菜?自然笑他们饭桌上净是肉鱼,缺少蔬菜。其实荤腥贵于素菜,他家是实诚的要让亲戚吃好。

“初一崽,初二郎”,初一日的正题为给父母拜年,初二必去岳家,几乎是醴陵成年人携子女拜春的应有次序,鲜有例外。到了初三初四之后,却是春节娱乐的无序空间,亲友间互访互拜,请吃请玩,或麻将扑克,或卡拉OK,那就自由多了。

到了初六初七,醴陵人外出务工或在外地工作的人氏众多,多要交通出城,或火车,或私车,或飞机,每逢此一二日,常会一票难求,须得提前预订。苦就苦了疫情期间,北上广深与醴陵两地的行程非长,亲人间却要两头牵挂,不能团圆,甚至夫妻也无法相聚。

塞车是醴陵人春拜互动的怪相。三十,初二和初七,是醴陵交通堵塞的高峰,车多人密,城里堵了城外堵,320和106国道是醴陵人外出回乡的主要节点,堵车则几乎司空见惯了。

初七初八休假结束,但好玩的人们却似乎尚未画上句号。有单位的人常要开个团拜会,拜年祝福的声音重又开锣。有些人会组成舞狮舞龙队,到工厂机关的人们舞狮舞龙。如此余兴未消,到了正月十五吃完汤圆,年节才算停。

欢乐虎年

水财

月光先生

众所周知,大年初一不能倒垃圾,扫地都得从门口往里扫,不能往外扫,平时不受待见的垃圾,初一就成了宝贝。

攸县人不止如此,还不能向门外泼水。水财水财,泼水等于破财。

大年三十下午,务必蓄水。水是井水。那井在大梨树下,四四方方。井水冬暖夏凉,水量充盈,井面浮着一层雾气,漫过井台。那井台用三块筑就,清洁湿润,没有梨花也没有树叶。父亲挑了那对水桶来到井边。水桶是浸过桐油的木桶,结实而光滑,有了一些年份。父亲放下挑子,用水桶从雾气中提出一桶水来。那水清亮而灵动。

母亲早就刷干净了灶屋的大水缸,刷干净了灶台上的大铁锅,刷干净了灶门前吊着的铁凉罐,满满地备了水,盖上。一揭开盖子,就见到清澈透明的井水安安静静地躲在那里,搪瓷脸盆、猪食盆都派上了用场,只有大脚盆倚在墙角,腹中空空。

大年初一凌晨,父亲早早地在院子里放了一挂鞭炮,唤醒了新年。小月光和哥哥姐姐们惊醒过来,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母亲却已起床做早饭。等到早饭做好,喊起床起床。哥哥姐姐们摇了摇小月光,七手八脚穿上新衣服。先是走到父母面前,恭恭敬敬喊,爸爸拜年啦,妈妈拜年啦。然后是排队刷牙洗脸。这个时候,脚盆就发挥了作用,洗脸水全部倒进脚盆里。万万不可泼到门外去。

洗漱完毕,开始吃果子。所谓果子,就是薯皮冻米糍糖珠兰花根之类

的零食。母亲早就装了一满盆放在红漆八仙桌上。吃了果子,然后才吃早饭。

吃完早饭,一家穿过堂屋,给爷爷拜年。爷爷和小月光住同一个院子。拜完回家,坐等叔叔来给父亲拜年。叔叔家院子与爷爷家相通,本来可以给爷爷拜年之后直接去叔叔家的,但是规矩不行。叔叔给父亲拜年之后,小月光和哥哥姐姐们才能去的。

叔叔吊儿郎当,风风火火,才听到他在爷爷家打哈哈,转眼就进了屋,给父亲母亲拜了年。小月光和哥哥姐姐又向叔叔拜年。刚坐下喝茶吃果子,叔叔便问小月光,你吃饱了没有?吃饱了。吃饱了吗,过来我摸一下看。于是捉了小月光在怀里,把他那大手伸进小月光的衣服里摸肚皮,边摸边念叨,嗯,吃了两块冻米糍,在这里;吃了两根兰花根,在这里;哦,这是什么东西,哦,吃了一颗糖珠!

全家都笑翻了。这一笑,小月光便咳嗽了一下,想吐一口痰。叔叔赶紧竖起食指,故作正经,嘿,初一不能吐痰,吞回去。哥哥说,不要理他,可以吐痰,吐到脚盆里去。小月光便挣脱叔叔,到灶屋吐痰去。

父亲作古已经十有一年。叔叔也中了风,不再风风火火。去年到叔叔家拜年,临别时叔叔又问,吃饱没有?月光先生说吃饱啦吃饱啦,然后在腹部比划道,这里是冻米糍这里是兰花根这里是糖珠。叔叔大笑。月光先生补充道,如果吐痰,要吐在脚盆里,不可吐在外面的。

放鞭炮

刘一铎

炎陵人的春节是跟放鞭炮这道必有的节日程序联系在一起的。

大年三十那天贴好了家门上的春联,要燃放一挂鞭炮;三十夜的团圆饭之前,要祭告家里的祖先,酒香、香烛一摆上堂屋神龛前的祭桌,便要燃放一挂鞭炮,即是告知祖先们“过年了,都要回来享用‘年夜饭’”,还有驱逐堂外其他孤魂野鬼出去的意思。一家人团聚一桌吃年夜饭了,也要燃放一挂鞭炮,告诉在邻右舍“我家吃年夜饭了”,不能胡乱串门了,听到某某家燃放了吃年夜饭的鞭炮声,即使要到那人家里去办一个什么事情,也只好止步,改时再去。

年三十夜守岁到了零点时刻,家家户户都要燃放鞭炮,轰轰烈烈,热热闹闹,一个村子、一条街道、一座县城都浸沉在一片鞭炮礼花的喧嚣欢腾之中——这既是喜迎新年的欢呼声,也是辞别旧岁的“封财门”之音。然后人们便关住家门进屋上床去睡觉。到黎明时分,各家各户的鞭炮声又陆陆续续喧响起来,那便是正月初一清晨各家各户的主人起床了——新的一年“开财门”了!

正月初一吃了早饭,要到邻居家去拜个早年,报信的仍是一挂“小鞭炮”。以后到亲友家去拜年,除了提个装了礼品的篮子(现在换成红包了),进门之前是一定要燃放一挂鞭炮“报

信”的,主人家也会立即燃放一挂鞭炮“迎接客人”,然后才进屋吃茶喝酒。

这样看来,燃放鞭炮的作用主要是“报信”,其实,最早的时候,燃放鞭炮是为了“驱邪祟”的。当初鞭炮还没有“出生”,还是用的“爆竹”。博物志·神异经·西荒经说:“西方深山中有人焉,袒身,捕虾蟹,性不畏人。见人止宿,暮依其火以炙虾蟹。伺人不在,而盗人盐以食虾蟹。名曰山臊。犯之令人寒热。人尝以竹著火中,爆淋而出,臊皆惊。此虽人形而变化,然亦鬼魅之类,今所在山中皆有之。”意思是西山中有一种像人的形体的鬼魅,喜欢捕捉虾蟹到人的庭院里借助人的火烧烤虾蟹并沾人的食盐吃,这种鬼魅一旦和人接触,便会使人寒热病,所以,人们使用竹子切进火堆里,借助竹子烧得爆炸的声音把这些鬼魅赶走。“爆竹”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
到了每年的正月,按《博物志·荆楚岁时记》所载,“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。《春秋》谓之端月。鸡鸣而起,先于庭前爆竹,以辟山臊恶鬼。”也就是说,正月初一清晨燃放鞭炮,亦是源于“以辟山臊恶鬼”的“爆竹”之俗。到宋朝,发明火药了,便制作了用纸裹起火药来驱逐鬼魅的“爆竹”,再后来就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红纸包裹像鞭子一样修长缠绵的鞭炮。